

林語堂文集

林語堂

林語堂全集

金蘭文化出版社

林語堂經典名著 34
林語堂著

林語堂幽默金句

金蘭文化出版社

林語堂幽默金句

林語堂編著

譯者 陳寧貴
發行者 許素蘭
社長 張耀光
出版者 金蘭文化出版社
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0891號
印刷者 廣同印刷廠有限公司

總經理 文旺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地址 台北市農安街28之1號4F
電話 5946033-4
郵政劃撥 0789591~0「文旺圖書社」帳戶

中華民國75年4月出版

特價

版權所有 ● 翻印必究

* 缺頁、破損、倒裝請寄回更換 *

林語堂事略

林語堂先生，民國前十七年（公元一八九五年）十月十日出生於福建省龍溪縣廓坂仔村一個基督教牧師的家庭，原名「和樂」，讀大學時改爲「玉堂」，後來又改爲「語堂」。

在廈門尋源書院（教會中學）畢業以後，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文科，中學和大學畢業時都名列第二。林先生曾說：「凡做什麼事，我一生都不願居第一的。」

據他自己說：他向來喜歡自由看書，對功課不耐煩，也不肯認真，小時迷於機器，酷好代數和幾何，對自然科學和地形學興味也濃，卻最恨積分；愛看課外書籍，範圍極廣。

童年時代，林先生曾經立志要做英文教師或是物理教師。大學畢業後，他果然

如願到北京，在清華大學當了英文教師，這一時期，他特別努力於中國文學，他自認今日能用中文寫文章皆得力於此時。

民國八年，他和廖翠鳳女士結婚後，先後在哈佛大學、德國股內大學和萊比錫大學研究語言學，得到哈佛大學碩士和萊比錫大學的博士學位。

回國後，在北京大學教英文和英文語言學，又到廈門大學擔任文學院長，民國十六年到武漢爲國民政府服務，擔任外交部秘書，然後就開始了他一長串的寫作生涯。

林語堂先生的寫作，大致可以分爲三個階段，第一階段是在上海，可名爲「三十年代」，數量雖不算多，影響卻很大。這一時期他創辦「論語」、「人間世」、「宇宙風」等雜誌，寫出不少寓意深邃、趣味雋永的文章，博得「幽默大師」的美譽。並且編了著名的「開明英文讀本」和「開明英文文法」。

第二階段是他寫作的「豐收的年代」，從一九三五年到他回國定居前的三十多年旅居國外時間，大部分是用英文寫作的小說、傳記、散文、中國名著英譯、論著，包羅極廣。多數作品，都有七、八種各國版本，最暢銷的「生活的藝術」，在

美國已發行了四十版以上。但林先生自己最偏愛的是以三年時間寫成的英文「蘇東坡評傳」。此外，他的三大小說「京華煙雲」、「風聲鶴唳」(A Leaf in the Storm)和「朱門」(Vermilion Gate)也極暢行。「中國印度智慧」(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)被列為美大國學用書。由於這些著作「Lin Yutang」成「世界聞名的大作家，並且被列為廿世紀世界的智慧人物之一。

抗戰勝利，政府推薦他出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藝術文學組長，一九五四年他曾出長南洋大學。

民國五十五年六月，林大師回國定居，也開始了他寫作生活的第三階段「中文著作年代」，他一連串地為中央社撰寫專欄，出版了「無所不談」一、二集，「平心論高鶚」，還重編了「新開明語堂英語讀本」。

他更重要的一項工作，是最近以五年時間編一本「林語堂漢英辭典」，用他自己改良的羅馬注音，改良檢字法，並且搜羅了很多新的語詞。

最近三年，他和夫人經常赴港探視女兒太乙和相如，偶或在港留住數月。

國際筆會第四十一屆大會於一九七五年推選他為總會副會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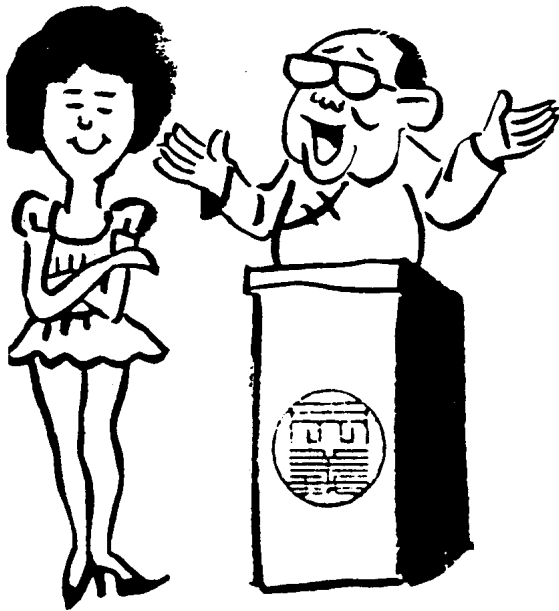
林大師曾說他自己：「我生後便是一個伊壁鳩魯派的信徒（享樂主義者）」，他曾爲自己做了一副對聯：「兩腳踏東西文化，一心評宇宙文章。」他說他「最喜歡在思想界的天地中馳騁奔騰」，「我素來喜歡順從自己的本能——任意而行，尤其喜歡自行決定什麼是善，什麼是美，什麼又不是。我喜歡自己所發現的好東西，而不願意人家指出來的。」

一個接近他的朋友描述他：「熱愛國故，但不泥於窮研典籍；他樂享生活，而不拘於凡俗形式。可笑時，林語堂常是最先笑的人；想說時，他每每就脫口而出……」。

（中央社輯）

（編者按：林語堂先生已於民國六十五年三月廿三日逝世。）

紳士的講演，應當是
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。



人之智慧已啓，對付各種問題之外，尚有餘力，從容出之，遂有幽默。

幽默並非一味荒唐，既沒有道學氣味，也沒有小丑氣味，是莊諧並出，自自然然暢談社會與人生，讀之不覺其矯揉造作，故亦不厭。

幽默只是一種態度，一種人生觀，在寫慣幽默文的人，只成了一種格調，無論何種題目，有相當的心境，都可以落筆成趣了。

人生真是一回夢，人類活像一個旅客，乘在船上，沿着永恆的時間之河駛去，在某一地方上船，在另一地方上岸，好讓其他在河邊等候上船的旅客。



孔子學說之中流社會的道德教訓，神妙地適合於一般人民，它適合於服官的階級，也適合於向他們叩頭的庶民階級。

但是也有人一不願服官，二不願叩頭。他具有較深遠的天性，孔子學說未能深入以感動他。孔子學說依其嚴格的意義，是太投機，太近人情，又太正確。人具有隱藏的情緒，願得披髮而行吟，可是這樣的行為非孔子學說所容許。於是那些喜歡蓬頭跣足的人走而歸於道教。前面已經指出過，孔子學說的人生觀是積極的。而道家的人生觀則是消極的。道家學說為一大「否定」，而孔子學說則為一大「肯定」。

「孔子以義為禮教，以順俗為旨，辨護人類之教育與禮法。而道家吶喊重返自然，不信禮法與教育。」

孔子學說的本質是都市哲學，而道家學說的本質為田野哲學。



因為道家思想有如嗎啡，含有神秘的麻痺作用，所以能令人感覺異樣的舒快。它治療了中國人的頭痛和心痛毛病。它的浪漫思想，詩意，崇拜天然，際亂世之秋，寬解了不少中國人的性靈，恰如孔子學說之著功威平之世。這樣，當肉體受痛苦的時候，道教替中國人的靈魂準備了一條安全的退路 and 一服止痛劑。單單道家思想的詩，已能使孔教典型的嚴肅的人生稍為可忍受一些了；而它的浪漫思想又救濟了中國文學之陷於歌頌聖德，道學說教之無意義的基礎。一切優美的中國文學，稍有價值為可讀的，能舒快地愉悅人類的心靈的都深染着這種道家精神。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國思想的陰陽兩極，中國的民族生命所賴以活動。

孔子主義者在吾們之間努力建設而勤勞，道教主義者則袖手旁觀而微笑。

命運主義不單是中國人的智力的習慣，也是孔教傳習意識的一部分。信仰命運與名分觀念的關係如是密切，致使吾人有句流行俗語，叫做：「安份守己，聽天由命。」孔子在稱述其自己的精神進展時說：「五十而知天命，」又說：「六十而耳順。」這個命運主義的原理為人們精力和知足精神的源泉，亦所以產生溫和平靜的中國精神。

為中國沒有固定的階級之分，沒有貴族政治。這一點恰使吾人接近「命運觀念」，「因使社會上的不平等成為可忍受。命運的特徵為無人永久地被踐踏在下面，而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常有機會互相對易位置。」

中國人的心上，發育了一種互讓的精神，蓋為中庸之道的天然結果。

道教是自始至終羅曼斯的：第一，他主張重返自然，因而逃遁這個世界；並反抗狡奪自然之性而負重累的孔教文化，其次，他主張田野風的生活，文學，藝術並崇拜原始的淳樸，第三，他代表奇幻象的世界，加綴之以稚氣的質樸的「天地開闢」之神話。

道家哲學在理論上和實際上即為一種俏皮圓滑的冷淡，是一種深奧而腐敗的懷疑主義，它是在譏諷人類衝突爭奪的枉費心機，以及一切制度，法律，政府，婚姻之失敗的嘲笑，加以少許對於理想主義之不信心，此不信心之由來，與其所謂由於缺乏毅力，毋寧說由於缺乏信任心。它是一種與孔子實驗主義相對立的哲學，同時亦為所以補救孔教社會之缺點的工。因為孔子之對待人生的眼光是積極的，而道家家的眼光則是消極的，由於這兩種根本不同的元素的蝦治，產生一種永生不滅的所謂中國民族德性。



從前有一個中國學者，他不信佛教，但他的母親則很相信。她極其虔誠，終天不停的念『阿彌陀佛』以積功德。但在地每念一次『阿彌陀佛』時，她的兒子即在旁邊喚一聲『媽媽』。她惱了。『這樣看起來，』她的兒子向她說：『菩薩如果也聽得見你這般的喚他時，他不要發惱嗎？』

人類有了這樣一具奇異的身體，這具幾乎近於神聖的身體，也仍感覺不滿足。他還要長生不老！他不肯讓上帝安甯。他每天還要作祈禱，他每天還要從這個『萬物之源』那裏討些個人的賞賜。他為什麼不讓上帝得一些安甯呢？

上帝祇要能如我的母親愛我一般的一半，他便決不會將我打到地獄裏邊去的。